

請掀開經本第二十五頁，第四行，在這一品裡面第十一章：

【我作佛時。十方眾生。聞我名號。發菩提心。修諸功德。奉行六波羅蜜。堅固不退。】

到這個地方是第十九願，「聞名發心願」。

【復以善根迴向。願生我國。一心念我。晝夜不斷。臨壽終時。我與諸菩薩眾。迎現其前。經須臾間。即生我剎。作阿惟越致菩薩。】

這個一段是第二十願，「臨終接引願」。

【不得是願。不取正覺。】

這是總結。這個十九願是說發菩提心，與向下的經文當中「三輩往生」，所說的前後照顧，完全相應。「三輩往生」當中，最重要的條件就是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。一向專念是第十八願，發菩提心是第十九願，所以古人說這個兩願，是真實當中的真實，是四十八願的核心。因此我們修學淨土，當然終極的目標是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這個願望究竟能不能在這一生達到，有沒有決定的把握達到，關鍵就是在這兩願，所以這個兩願我們一定要搞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

『發菩提心』，我們在前一次略略的跟諸位提過，通常是以四弘誓願來解釋發心，四弘誓願就是菩提心具體的表現。不僅是一定要發心，在整個修學次第上來說，也決定不能夠違背，這是諸位同修們必須要記住的。菩提心，這個四弘誓願第一願，簡單的講就是拓開心量，那個願文是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。我們想想，凡夫跟佛到底差別在哪裡？佛的心量大，大乘經裡面常常讚歎說「心包太虛

，量周沙界」。我們古人形容做大官的肚量之大，說宰相肚子裡面可以撐船，撐船需要多大的地方？一個小小的河流就可以了。佛的心量是周遍恆沙世界，恆河沙數那麼多的世界都能容納，那麼樣大的一個心量。所以心量大就是覺，心量小就是迷，凡夫起心動念都想到自己，自己切身的利害得失，他想這個，這就是凡夫為什麼做凡夫，佛為什麼會成佛，道理在此地。這是大乘佛法，不是小乘，換句話說，什麼樣的條件才能夠修學大乘？就是心量要大，心量不大決定入不了大乘法門。心量不大的人，雖然天天在這裡聽大乘法，他所得到的還是小乘；甚至於比小乘還小，比小乘還小就是人天乘；甚至於比人天乘還小，小到什麼程度？小到餓鬼、畜生、地獄乘去了，搞到那裡去了，你看小得多可憐！小到連一個人都不能容納。這個是我們學佛同修不能不知道，否則的話，自己辛辛苦苦學了一生，念了一輩子佛，到最後不能往生，還要怪佛菩薩不靈，怪這個經典胡造謠言，那就罪上加罪，這罪過就更重了。而是你雖然讀經典，沒有解其義，人家意思明顯的擺在面前，你看不出來，你誤會了！所以這是入大乘，先要學大心量。

在佛法表法裡面，也把這個意思明顯的展現在我們面前。你看在中國的寺廟（中國寺廟都是大乘法，中國沒有小乘），一進山門，我們第一個就看到的叫天王殿，天王殿裡，面對著大門的是彌勒菩薩。彌勒菩薩坐在大門口，面對著大門，什麼意思？就是說要像他那個樣子才有資格入佛門，入大乘之門。彌勒菩薩滿面笑容，肚皮很大，肚皮大就代表肚量大，要有大肚量，滿面笑容接待一切眾生，這樣的人才才有資格入大乘之門，他代表這個意思。所以在佛法裡面說，彌勒菩薩代表「生平等心，成喜悅相」。旁邊這是四大天王，是護法神，護法神護誰？護自己。他也是表法的意思，東方天王代表負責盡職，每一個人都能盡自己的本分，這就是負責盡職。

家庭一定興旺，國家必然富強，人人站在自己本位的工作，把自己的本分做好。南方天王代表著精進，代表日新又新，不斷的求進步（不進則退），南方天王名字叫增長。由此可知，大乘佛法永遠走在時代的尖端，永遠是領導這個時代的，它不落伍，它走在前面，這是代表精進。西方廣目天王、北方多聞天王，代表的是方法，要用什麼樣的方法達到負責盡職、日新又新？西方天王教你要多看，北方天王教你要多聽，正是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」，才成就真實的學問，然後才能把自己的本分做得盡善盡美。

所以大乘佛法裡面，一切的佛菩薩名號、一切的塑像，都是代表教學的意義，完全是用來表法的。我們現在把他當作鬼神來看待，這個很冤枉。寺院這個建築，它是學校跟博物館融合在一起的這麼一個結構，今天的話就是藝術的教學。我們今天世間法裡面，學校跟博物館是分開的，佛法裡，佛教教育跟博物館是結合在一起的。近代大家才講求藝術，殊不知佛法在幾千年前就已經非常著重藝術的教學，所以一切設施都要達到教學的目標，即使是房舍的建造、圖樣、結構，裡面都含著啟發的教育，才曉得這個法門真的是盡善盡美。

所以這個第一願，諸位想想看重不重要，我們今天有沒有做到？我們是不是起心動念，念念都為眾生著想、念念為社會著想、念念為國家著想，有沒有這個念頭？而絕對不想自己，一想自己就錯了，這一點諸位要特別細心去體會。為什麼想自己就錯了？想自己就增長我執。佛法是教你破我執，破我執才能出三界，破我執，念佛才能得一心不亂；我執是煩惱的根源，有我執，你煩惱就斷不掉。所以大乘法妙，妙極了，教你起心動念想一切眾生，不知不覺把我執就斷掉了。不像小乘人，小乘人刻意的破我執，那個難！所以證得須陀洹果之後，這個天上人間七次往返，才能把我執破掉。人

間壽命短，天上壽命長，這個七次往返那要多少年月！這是天文數字。大乘法比小乘法高明，用的方法巧妙，就是念念不想自己，念念都想眾生，讓那個「我」自自然然的忘掉了，這個法子非常的高明。大乘法裡面，念佛這個法門尤其殊勝，尤其是巧妙，它教我們念念想阿彌陀佛，想阿彌陀佛的心願、想阿彌陀佛的行持。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普度法界一切眾生，這個心量之廣無量無邊，確確實實不是其他大乘菩薩能夠相比的，我們這是完全拿阿彌陀佛來做標準。這是先要發心，不發心不能入門。

入了門之後，怎麼個修法？這先「斷煩惱」，四弘誓願第二願了。心是發了，發了要斷煩惱；換句話說，要破我法二執。破我法二執的方法也非常的巧妙，就是用這一句佛號一向專念就行了。所以，這一句佛號從什麼心裡面生起的？從那個廣大心生起的，佛號從那裡生起來的，因此這一句佛號就與廣大心相應。廣大心是什麼？前面那個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與這個心相應。一天到晚念這句阿彌陀佛，就是普度無量無邊的眾生，這個不可思議！這個事實真相，知道的人不多。為什麼我念這句佛號就是普度一切眾生？因為你的心跟阿彌陀佛的心一樣，阿彌陀佛普度眾生，把阿彌陀佛度眾生那個功德變成自己的功德，自他不二，我心我願跟阿彌陀佛的心願無二無別，他的功德就是我的功德。這一個事實，滿益大師在《要解》裡面跟我們講得很清楚，這是念佛法門無比的殊勝。像我們佛門當中做晚課的時候，蒙山施食，蒙山施食只要用七粒米，用觀想的方法就能遍十方；咱們這一句阿彌陀佛，也是用觀想的方法，也度了法界一切眾生，他這個心量是這樣擴大的。要把這個大心量用在日常生活當中，用在處事待人接物之處。不要在念佛那時去觀想，跟佛相應；佛不念了還是小心眼，還是搞是非人我，那就大錯特錯，這樣念佛不能往生。佛教我們用一心，不可用二心，對佛是用

一個心，對眾生又是一個心，這錯了，這不是一心。所以，能不能往生，關鍵在這個地方，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

至於第三願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，說個實在話，學不學沒關係。必須前面兩願做到了，這才能認真去學法門；前面兩願沒做到，是不能學法門。我勸同修們多想一想，我不騙你，為什麼？前面兩願好像蓋大樓一樣，是地基，地基還沒有蓋好，就往上面蓋樓房，不要幾天就垮掉了，永遠不能成就。你就曉得，這個基礎愈堅固、愈結實，你將來這個樓蓋得愈高愈大，何必要著急去蓋樓房，為什麼不回過頭來打地基？在我們這一生當中，這個地基都打不好，我們那個後兩願保留，留到西方極樂世界再修，這個好。我今天在這個世間我只修兩條，發大心、斷煩惱，到了西方極樂世界見了阿彌陀佛，那我已經是無量壽了，我再學無量法門，有的是時間、有的是修學環境，決定成就。法門修學圓滿，這圓成佛道，一生統統辦妥了，從初發心到成佛一生辦妥。這種心態、這種見解、這樣的思想，就叫做發菩提心，菩提是覺，不迷。現在我看到別人講經，我也發心講經，我也拼命去研究各種經典，那是什麼？逞能、好強，好高騖遠，不自量力。費了幾十年時間去研究經典，研究的結果是什麼？清涼大師講的「增長邪見」。為什麼增長邪見？因為你煩惱沒有斷，你心量太小，縱然說法天花亂墜，你那個心裡還是是非人我、貪瞋痴慢，那麼你那些見解全是邪知邪見，不是正知正見，與佛決定不相應。

所以學佛一定要按照順序，善財童子在《華嚴經》上給我們做了一個最好的榜樣。所以一部《華嚴經》，你要說《華嚴經》的內容是什麼？就是四弘誓願，特別在《四十華嚴》裡面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《四十華嚴》分為本末二會，本會是文殊菩薩，善財童子跟文殊菩薩的時候就是修前面的兩願；文殊菩薩那裡畢業了，畢業

就是煩惱斷了，戒定慧三學成就了，老師再讓他出去參學，五十三參，五十三參就是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；參訪到最後一位善知識，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導歸極樂，那是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，他一生圓滿了。《華嚴經》就是講的這個，所以諸位要把這個四弘誓願、把這個菩提心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那就是一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就是講的這個。

『修諸功德』，功德是戒定慧。功德真正是自利利他，自利的是戒定慧、是菩提心；利他的是一切善行，盡心盡力幫助別人，成人之美，這是功德。下面這一句是功德的具體說明，『奉行六波羅蜜』，這是日常生活行為之總歸納，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與一切眾生接觸，應該要怎樣做法。佛教給我們六個綱領，我們要遵守、要照做，這是菩薩無量無邊的行門，歸納起來就是這個六大類，每一類裡頭都是無量無邊。

第一個是「布施」，布施就是真正的放下，也就是捨，要捨，要放下。佛為什麼教我們捨，為什麼教我們放下？你要不肯捨、不肯放下，那是什麼？那就是貪，貪是一切煩惱的根源。佛說，無量無邊煩惱把它歸納起來，歸納成一百零八類，叫百八煩惱。我們這個念珠一百零八顆，念佛就是要斷百八煩惱，對治百八煩惱，是這個意思。一百零八類，講起來還很麻煩，講半天太囉嗦了，所以在《百法》裡頭，天親菩薩再歸納，歸納成二十六類，六個根本煩惱，二十個隨煩惱。這二十六個還麻煩，所以通常一般講經只講六個根本煩惱，這再一歸納就六個，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、惡見，通常講這六個。這六條還可以歸納，再一歸納就變成三個，就是貪、瞋、痴，稱之為三毒煩惱。三個還可以歸納，歸納成一個就是「貪」，這個東西麻煩大了！所以說，無量無邊的煩惱從哪裡生的？貪生出來的。佛知道這是一切煩惱的根源，所以菩薩行門裡面第一個，

布施，布施就是對治貪煩惱的，這一服藥是針對貪欲來下的，你就曉得布施的重要了。

布施是不是別人佔便宜？沒有，把自己那個貪煩惱斷掉，這個一定要認真去做。不做，「事上沒有關係，但是我心上斷就好了」，理論上講得沒錯，是不是真的能斷得掉？這個東西不能自欺欺人。所以在事上真正要捨，真正要放下，恢復到自性清淨。布施的功德很多，你不要害怕，好比說財富，「我統統布施掉，那明天生活怎麼辦？」所以佛教給我們布施，我們總衡量衡量，「我生活一切多餘的了，我再布施一點，還得要儲蓄一點」，都是放不下，做得不夠徹底；換句話說，那個毒斷不乾淨。去是去了一點點，餘毒還在，根本沒除，那就是禍害。所以真正聰明人，真正有善根福德的人，要把這個毒根連根拔除，確實對於世間功名富貴、名聞利養，捨得乾乾淨淨，一絲毫也不沾染。生活所需的，你生在這個世間，就有一分福報，這個福報是你與生俱來的，你命裡頭不該餓死，決定餓不死；命裡頭該餓死，給你一個大金山還是會餓死。所以我常常教人學佛，先把《了凡四訓》去念三百遍，為什麼？相信因果報應。命裡面有，決定有，丟都丟不掉，我命裡頭有一百萬，今天我一百萬布施掉，明天它又來了；來的時候總會帶一點利息，還會多一點，這個我很有經驗。

我二十六歲，章嘉大師傳授我這個方法，我就如法奉行，我不懷疑。現在這福報是愈來愈大，動個念頭，事情它就能圓滿、就能成就，這現在世間人常講的「心想事成」，我的確，我這個心裡一想，事情就成了。實實在在講，我是沒有福報，就是學佛將近四十年，我二十六歲開始學佛，要按中國的算法，今年四十年了，就是四十年修的，跟《了凡四訓》裡面所講的一樣。愈修愈有信心，愈有信心愈敢捨，捨得乾乾淨淨，不在乎，不怕！諸位一定要明理，

明理，所謂是心安理得，道理明白了，心就安了，就敢做了。財布施，就是財用決定不缺乏；法布施，決定增長聰明智慧；無畏布施，一定得健康長壽。這個是你不求，它一定得到，你種什麼因，它一定有一個果報。財富、智慧、健康長壽，是每一個人都想求的，想求而不肯種因，哪裡會來果報？求佛菩薩，想利用佛菩薩保佑，賄賂佛菩薩，替佛菩薩每天多供養一點，那是假的，沒有用。要真正懂得因果，修因得果，這個是佛教給我們的。你真正能夠依照佛的教訓修行，你家裡不供佛像，或者供的佛像，也不燒香，也不供香花水果，都沒有關係，你修的因一樣得果報，決定得到。你家裡供的佛堂再莊嚴，每天上供都不缺乏，你這個心行不能照佛教給你的去做，你什麼也得不到，你所得的還是一身罪業，這個諸位要知道的。所以佛法不重形式，你供養的這些，說老實話，佛菩薩看到這個所供的供品，都有農藥、都有染污，不要說吃，人家聞都不聞一下，這個不過是表我們一點敬意。但是真正的敬意是依教修行，這是真正敬意，不在形式，這是同修們不可以不知道的。所以這布施一定要做，要認真的去做、盡心盡力的去做，決定有好處。

可是這個布施說實在話，也不是很容易的，所以種福，那個稻子要種在田裡面它才會長，才會生根發芽。如果種到一塊石頭上了，種子會爛掉，什麼收穫也沒有了。那你就要有智慧，要認識福田，我們這個福要到哪裡去種，這是個大問題，不能不留意。否則的話，你說拿錢財布施吧，最容易造業。如果是正法，那你很不錯，你真正種到無上的福田；如果你去供養那個邪師邪法，幫助他造罪業，他墮地獄，你將來也免不了跟他一道去，那就錯了。現在這個世間，到底哪個是真正的善知識，哪個是好老師？好老師決定不會在外面宣傳，「我是善知識，我是好老師」，不可能的！我們既然沒有慧眼，不能辨別哪一個是真善知識，這不要緊，我常常勸大家



，我也不能辨別。不能辨別怎麼辦？咱們找古人。我在台中跟李老師十年，李老師不敢以老師的身分自居，他不敢，他非常謙虛，他教我學印光法師，以印光法師為老師。印光法師早已經不在了，印光法師的《文鈔》在，天天讀《文鈔》，就是大師對我們開示，聽大師的教訓，依教奉行，做印光大師的學生。他是印光大師的學生，教我們都做印光大師的學生，他說我跟你們大家是同學，這樣的謙虛。今天我勸諸位同修，我們以阿彌陀佛做老師，這還能錯得了嗎！阿彌陀佛沒在此地，這《無量壽經》在面前，經就是佛，佛的心、佛的願、佛的見解、佛的思想、佛的行持，統統在這一部經典之中，我們讀誦受持、依教奉行，就是阿彌陀佛的學生，這個不會錯！我做阿彌陀佛的學生，大家都做阿彌陀佛的學生，我們也是同學。希望大家冷靜的去想想。

我們這個道場實在講還是很有感應的。我這一次從香港回來，諸位看到我們這裡換了一副對聯，佛像後面換了一副對聯，這一副對聯是印光大師親筆寫的。這不是複印的，親筆寫的，民國二十八年寫的，大師七十九歲，第二年就往生了，就圓寂了，往生前一年寫的。這個對聯我們已經做複製品了，印刷廠過幾天會送來，每一位同修請回家裡去供養去，這個是非常稀有而難得。還有大師寫的四副條屏，是《大勢至菩薩圓通章》，也是親筆寫的，我們也得到了，這親筆寫的，我們也把它做成複製品了。這不可以說不是感應。

所以這個布施要認真做，實在講，真的說布施，必須要把妄想布施掉，要把分別執著布施掉，把煩惱布施掉，把憂慮布施掉，把牽掛布施掉，那就自在了！這些東西你要它幹什麼？常常放在心裡面，這都是病根，這全都拋掉了，你身心清淨，自在無比。何必要把這些拉拉雜雜的東西裝在心裡面，不肯捨掉？這些東西都是毒素

、都是染污，應該徹底把它摒棄。這就是念佛堂裡面主七師父常常講的，「放下身心世界」，統統布施掉；「提起正念」，正念就是一句佛號，清淨平等覺，這是正念。

第二是「持戒」。戒律，佛說得很多，古大德把佛對於戒律這些東西歸納起來，特別成立了一藏，經、律、論三藏，這是律藏。佛講得這麼多，可見他對於這個非常重視。我們學佛，如果要去研究戒律，那也是畢生的精力，甚至於一生都研究不完。因此，我們只要把握到它的綱領，就得受用了。戒律的精神只有兩句話，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；換句話說，斷惡修善，這是戒律的精神。諸惡莫作是小乘戒，小乘戒是講自律，就是獨善其身；眾善奉行是屬於大乘戒，大乘戒是與大眾在一起相處，我們念念要利益大眾，所以它善惡的標準，凡是自私自利統統是惡，凡是利益別人都叫做善。所以修學大乘的人，起心動念都要想到我怎樣去幫助別人，我怎樣去成就別人，這是大乘菩薩處眾的心態。持戒，要用現代的話來講就是守法。因此戒律又分三大類，佛給我們說出來的、經典有記載的，叫做「律儀戒」，這是有文字，有條文的。除此之外，凡是符合於它精神所要求的，就是「諸惡莫作、眾善奉行」，佛經裡面沒有的，佛也承認那是我們的戒律，我們要遵守的。所以律儀戒之外，有「饒益有情戒」，就是對一切有情眾生有利的，戒條上沒有的。不能說，沒有，我們就不要做、不要守，你就錯了；雖沒有的，這是於眾生有利的，要做。可見得戒律是活活潑潑，不是死呆板的，因此戒律實際上包括了我們國家的憲法、國家的法律，乃至於風俗習慣、社會道德，這些我們都必須要遵守的。古人所謂「入境隨俗」，俗就是風俗習慣，也是在戒律範圍包括之中。在外國，守外國的法律，遵守外國的道德風俗習慣，才能與一切有情眾生和睦相處，這個叫持戒。所以，不要把持戒看得死呆板，佛講的五條戒

、十條戒，那要守，都把人拘束到動彈不得，那是錯誤的。像法令規章，每隔二、三十年要修訂一次，為什麼要修訂一次？因為時代在變，生活方式在變，意識形態在變，三十年前訂的那個條文現在不適用了。但是，不管條文怎麼修正，精神不變，懂得這個原則才能談持戒。所以持戒是守法，學佛的人一定要守法。

佛給我們講的四弘誓願，那是法，你不遵守，你修學就不能成就。一定要遵守四弘誓願的次第。現代人，我們看許許多多學佛的，你仔細去觀察，他前面兩願不要了；所以他心量很小，他煩惱很重他不斷，他要第三，他一開始學佛就廣學多聞，他就學這個東西，他想成佛道當然成不了！四弘誓願裡頭三條不要，只要一條，那哪裡能成功？決定不能成就。這個就是不肯守法，佛教給你持戒，沒有做到。團體生活，佛制的基本戒條六和敬，我們做到沒有？如果做不到，假如這是一個佛教團體，你要做不到這六條，你就在那裡破和合僧。破和合僧果報在哪裡？在阿鼻地獄。天天在破和合僧，天天造阿鼻地獄，你不墮地獄誰墮地獄？西方世界是很美好，沒有分！所以學佛的同修頭腦要冷靜，你才能把事實真相觀察得清清楚楚，這個利害得失擺在面前。這是持戒。

第三「忍辱」，忍辱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忍耐、堅毅，你才能有成就。學佛是大事，雖然這個法門是易行法，易行法沒有耐心，一樣不能成就。尤其在我們現在這個環境，五濁惡世，濁惡到了極處。物質的環境要忍耐，生活應當過得清苦一點，不要太奢侈，不要太舒適。為什麼？奢侈、舒適，西方極樂世界不想去了，覺得這個地方不錯，很好，不想去了。所以生活苦一點好，苦，念念有出離之意念。所以生活還是清苦一點好，我縱然有多餘的財富，我過清苦一點，我生活節儉下來一點，我去幫助別人，這就對了。

在我們中國歷史上，范仲淹，這是我們印光大師最佩服的。在

《文鈔》裡面，大師常常提到中國自古至今，在歷史上三個了不起的人物，第一個是孔老夫子，一生積功累德之厚，他的子孫一直到今天，都還受到社會廣泛的尊敬，祖宗之德。孔德成先生到美國，美國人聽說是孔老夫子的後代，都特別禮遇他，這沾祖宗的光。第二個就是范仲淹先生，你讀了范仲淹的傳記，尤其在《古文觀止》，你讀「義田記」，你看看人家一生的行持，豐功偉業、出將入相，國家動亂的時候派他出去，大將軍、統帥，回到朝廷裡面，宰相。他的俸祿，收入，拿回家去養三百多家，自己省吃儉用，養三百多家。看到貧窮人家的子弟可以造就的，都把他找來念書，供給他、供養他，替國家培養人才，不是為自己。果報殊勝，四個兒子都了不起，四個兒子當中有一個做到宰相、御史大夫，要拿現在的話來講，就是監察院長、行政院長。死的時候棺材買不起，那個錢到哪裡去了？統統做好事去了，布施掉了。所以范家一直到民國初年，八百年，他的家不衰。第三位是清初有一位彭狀元，也是世代積功累德，一直到清朝末年，三百年，這個家道不衰。修福沒有別的，自己真正能刻苦、能忍耐，把多餘的力量全部貢獻，利益大眾，這是我們民族的典範。

學佛人，尤其是出家人，如果連范先生都做不到，那實在講那就不像出家人了，所以李老師常常講不像出家人。我過去在台中跟他的時候，他給我規定，一個月一百五十塊錢，生活所有的費用包括在其中，他說你要超過一百五十塊錢，你就不像出家人，生活過得很清苦。他對我說這句話，因為他是榜樣，我一個一天吃飯要三塊錢，他老人家一天只要兩塊錢，所以他說得我心服口服，我沒有法子跟他辯。他所有的收入統統拿來做佛教事業，他身上穿的衣服，三、四十年舊衣服，裡面內衣、襪子補了再補。你們現在到台中，他那裡還有一個紀念館，你去看去，你看那個大小小小補釘一個

又一個，都補了好多個補釘。他不是沒有錢，不是買不起，他的待遇相當豐厚，他沒有家眷，一個人，實在講他生活過得比誰都自在。這是真正修道人，能忍，過一種清苦的生活、苦行僧的生活，才能真正把貪心斷掉。

修學更要忍耐，這樣的法門，不是一天兩天能夠完成的。老師教我們修學，教我們念一部經，教我們這一部經要念上五年，這要有耐心，沒有耐心做不到。老師這種教誡，他有他的苦心，他有他的用意，我們學生不明瞭，有的時候還埋怨、還不服。其實老師的教學正是循著四弘誓願的次第，是教我們先斷煩惱，每天念一部經、想一部經，把你的妄想雜念慢慢就念掉了。所以它並不是求解，是修定，著重在修定，定個三年五載，心真的清淨了，煩惱輕、智慧長，智慧長了之後才能夠學法門，這個要知道的。學法門，確確實實與自己的稟賦有關係，也就是與過去生中的宿根有關聯，過去生中善根深厚，你修學起來就很容易；過去世沒有深培善根，你學習就非常困難。所以，不管過去善根厚薄，都要從修定下手，先把心定下來，沒有耐心決定不能得定。所以忍辱是禪定的基礎，禪定，在我們淨宗裡面就是「一心不亂」。由此可知，忍辱是得一心的基礎，凡事不能忍，你怎麼能得一心？不能得一心，這個淨宗就沒有成就。所以一定要修忍辱。

第四是「精進」，進是講求進步，佛教給我們進步要精、要純，不能雜。我們看到一些同修每天很努力、很勤奮，他學的東西很多、很雜，所以他是雜進、他是亂進，他不是精進。所以這種辛苦費了多年多月，沒有收穫、沒有成就，原因在此地，不曉得專精。法門雖然很多，只能學一樣；經典很多，只能學一部。這一部要怎樣學？讀誦，諸位要曉得，讀誦就是精進，不要求解。為什麼不要求解？因為你見思煩惱沒斷，你所解的不是如來真實義，你所解的

是你自己的胡思亂想，跟佛的意思差得太遠太遠；幾時你心清淨了，你的心跟佛心一樣了，你解的跟佛就一樣。大家要能體會到這個意思，你就曉得，我們應該怎樣學習了。所以學習不在講解，在心地清淨，你的心、你的願像不像佛？心願果然像佛，佛所說出來的就是自心流露的，自心流露哪有不愛的道理！所以說「佛佛道同」。可見得，要緊是我們的心、我們的願、我們的行為像不像佛，這叫做修行，會不會講經沒有關係。

我想我們中國學佛的同修，大概很少沒有看過《六祖壇經》的。六祖大師不認識字，沒有念過書，《壇經》是他老人家說的，別人幫他記下來的，你看看人家說的有沒有道理，他說的跟佛經上講的有沒有兩樣？他沒念過書，沒有讀過經，也沒有聽過講，他才是真正解如來真實義！他真的了解。再回過頭來看看中國各宗那些祖師大德，你看看他們的著作多少，一些經論的註解多少，要拿去跟《六祖壇經》比一比，比不上；還是六祖大師講得圓滿，他沒學過。什麼原因？他的心願行持跟佛一樣，所以說出來自自然然就相同。實在講，《壇經》是語錄，我們特別尊稱它為「經」，把它提升跟佛所講的地位相同，這是對它特別尊敬。這種尊敬，也不是中國人有意去捧中國人，仔細觀察它的內容，跟大乘經典比一比，一點都不遜色。這就是說明，行比解還要重要，行而後解，那才叫正解，那是正知正見。解沒有在行裡面歷鍊過，那個解還有很多疑問在裡頭，為什麼？沒有經過實驗的，到底裡面有幾分的真實，還很難講。為什麼不認真修行？行而後求解，這決定正確，這是真精進。縱然不解，也決定往生，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以後再求解，不遲。何必積極在這一生去浪費這個時間、去浪費這些精神體力？一個真正聰明人、真正覺悟的人，決定不幹這個傻事情。

所以在現前，要想求解，最低限度要有一個能力，什麼能力？

聞一而知二三，這最起碼的。不能真正做到聞一知十，也得要聞一知二三，這樣的稟賦可以學講經。聞一連一都不知道，這怎麼能講？我學佛，跟諸位同學說，我不敢動學講經的念頭，不敢，把這個事情看得很難很難。我這個講經是李老師鼓勵的，大概李老師看到我有點能力，我聽他講的東西，我都能記得住，再重複，就是複講，我聽他講一小時，我可以講五十五分鐘，我有這個能力。我沒有講稿，沒有寫筆記，我聽了之後，我能夠複講講得出來，這是他要我出來講經。我跟他一年三個月，他所編的那些講稿，他都是用表解編的，這個很多同修們都見過的，全部是表解。我拿到他那個表解，我講出來跟他自己講的，可以說有百分之九十的相同。所以那個時候同學問我，他說你怎麼會，你怎麼學來的？我告訴同學，我說我在老師會下開頭的一年三個月，我不是學他的講演，不是學他那個講經，因為什麼？那個不值得學。我所學的跟別人學的不一樣，我是在那裡觀察，他怎麼講出來的，我要學他思想的體系，要了解他這個，我要了解他的方法。我知道他思想的體系，我懂得他講經的那套方法，所以他的稿子拿來的時候我完全能用，我學的是活的，我不是學他怎麼講，我把它記下來重講，不是的。這個也就是說，聞一可以知二三，有這麼一個能力。今天同學們要學講經，我現在在這裡講了一個半鐘點講完了，明天早晨你講一遍給我聽聽，你有能力講到一點鐘就算不錯了。不要講一個半鐘點，你能講一點鐘就算是及格。

所以這個是稟賦，說實在的話，過去生中生生世世都講經，絕對不是一生學得來的，一生學不來的，勉強學不來的。一生當中有成就的，那就是自己真正有定功，依照這個方法、次第去修學，一生可以成就，這個在我們歷史上有很多的例子。那個原理原則還是一樣的，心要像佛、願要像佛、解要像佛、行要像佛，這才行！所

以讀經念佛，依教修行，依照經典的教訓，修正我們的思想、見解、行為，這叫修行，自自然然的開智慧。智慧一開，這一切經一看，那個意思全都冒出來了，這是我教給大家真實的方法。不要去看註解，註解沒什麼意思，充其量給自己做個參考而已，絕對不能照那個講，照那個講就錯了。那就好像大夫給病人開藥，藥方開好了，給人家看病，哪有這種道理？「藥方沒錯，你害的那個病沒有照我的藥方害！」你們要到外面去講經，先要把講稿預備好，就等於那個大夫先把藥方開好，來治大家病的。佛無有定法可說，講台上也是無有定法可說，話從哪裡來？看看你們的眼睛，看看你們的動態，那就統統來了，活的，不是死的。所以你看我這個《無量壽經》講過很多遍，遍遍不一樣，講完之後，你問我講什麼，我完全不知道，是真的不知道，不是假的。我這次在講堂那邊講經，他們錄音當中前面漏掉了十分鐘，簡居士要我補，補出來那個十分鐘那一段，放在我這裡一個多月了，我沒有辦法補，我不知道我講的什麼。今天他打個電話說，他說有一個同修他帶了個錄音機，那一段有，他那裡有。我說好吧，拿給我聽聽，看看我講的什麼，我再給你補出來；你要不給我聽一下，我確確實實不知道講什麼。我講東西從來沒有準備，也沒有筆記，什麼都沒有。學習的方法，我都跟大家說過了，要精，注意這個精，精就是進；雜亂不是進，是退步，不是進。所以這個進步，上頭一定要加精純，才叫真正進步。今天世間法裡頭科技進步，也是精純，不是雜亂，世出世法沒有兩樣。

精進，而後才能得「禪定」，心就定了，正是所謂理得心安，心定了以後自然就開智慧。所以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，不管是順境、逆境，心裡面都要清淨。這個定，就是絕對不會被外境動搖，不會被外境所轉，這是定；不被外境所動，就有智慧了。我們世間法講理智，而不再感情用事了，所謂是理性的，處事待人接物是理性



的，不是感情的；是清淨的，不是染污的，這就叫做智慧。

『波羅蜜』是梵語，翻成中國的意思，是圓滿的意思，也就是說上面講的這六條綱領，每一條都做圓滿了就叫「波羅蜜」，如果做得不圓滿，不叫做波羅蜜。這是佛舉出這六大綱領，教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就是這個日子怎麼過？依照這個六條來過日子。怎麼樣處事待人接物？依照這六個原則處事待人接物，這就叫菩薩行。前面發菩提心那是菩薩心、菩薩願，這個六條是菩薩行。『堅固不退』，這才行，這個修行之因殊勝。因殊勝，果報就殊勝，後頭一願是果，這一願是因，修因證果，果報是往生不退成佛。所以這個一心專志，心決定不攀緣塵境，這才叫一心，這才叫修諸功德。可見得這個法門，並不是教我們把日常的生活、一切世緣統統捨棄掉，不是的。而就在一切境緣當中用這六條綱領，以廣大心、清淨心去做，就是修淨業，就是修無上的菩薩法門。在具體行持當中，這個菩提心、諸功德、六度萬行，都在這一句名號之中。所以這一句名號提醒我們自己佛在經典上所講的一切教訓，這一句佛號就完全相應，真正有功德。

今天時間又到了，好吧，底下這個一願我們就下一個星期再講。